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
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懣然莫覺也功名而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
幸而得志嗟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
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
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
忘所學將何爲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一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一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
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
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
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人
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
蒙矣○射中鵠舞出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
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

傳教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積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止則已矣○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

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言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雖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

寧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監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
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
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
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
雨百果草木皆甲折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
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
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
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太要欲得正容謹
節其意謂世人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
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
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
有知識却從教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
明道使學者從教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
物理却從敬止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
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
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

久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于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爲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爲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

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
爲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
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又
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可乎孟子
只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
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
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

脩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
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
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
所以養誠閑邪而及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
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
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
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

聖賢
教人
之法

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
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
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
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
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
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未予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
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教人下學上

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
無妄意凌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
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猥猥然未知其將安
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
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
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
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
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
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
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

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
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
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
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
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
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
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
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
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

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
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
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於
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
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
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
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
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

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
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
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
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
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
能卽是而克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
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
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周
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
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
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
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
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
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
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
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
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
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
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

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梓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

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單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及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

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躍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

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友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國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

密不精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
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
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
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
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
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
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此心雜而不一
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今未知友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

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
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
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
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爲剖析人
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
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些理其能幾何○某
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
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
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

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
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太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
也要理會制度文爲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
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
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湏見得這下見不
得那下湏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
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
這箇湏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做法四方上下
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

爭此乎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
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湏如
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
那堪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
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
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
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
尺每日理會此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會動得
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湏是四面去包
括方無是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

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
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
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者他須是自見
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
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
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箇通處○聖門之教下學
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
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
夫子所謂善學者求書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

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
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
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
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令下便要做法
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
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
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
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
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

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來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

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髓口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其

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
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
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
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
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
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
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
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
如之何也○今人做一件事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
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

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
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
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
犯了節只此推敲一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
功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
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
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兢不
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
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

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
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
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
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
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
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
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
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
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
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

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
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
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太
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
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
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
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
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

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王祿
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皆究學問之本原則
閑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
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
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
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
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
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
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
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

眞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
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
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
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
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
不以爲愧而安受其坐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
兄外以驕其間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
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
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
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

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
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
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
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簡記候見質
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
逐日簡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
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間先生有令見者見之
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
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徂肆惰
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
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
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
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
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
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
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
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自無所失矣但恐志
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

在萬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實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

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敎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其別

聖賢
教人
為學
之意

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
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
事則自脩身以至下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
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
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
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
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
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
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
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

賢
教人
為學
之大
端

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
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
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待循哉近世於學
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
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
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
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
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
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

呂氏鄉約曰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典之置一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酒博闘訟謂縱酒喧競博闘謂賭博財物鬭謂鬭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曰行止踰違

喻禮違法象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特人短

長者恃強凌人者知

四曰言不忠信

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

與人要約退即背之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於惡或妄說事端惑眾听者

以小事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味匿名文書及

六

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易傷於信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

有所欺託而

犯約之過

一曰德業不相勸

二曰過失

不相規

三曰禮俗不相成

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

之過

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

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

二曰游戲怠惰

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

事業及家事不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踈野及治門庭不潔者

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大華飾及

四曰臨事不

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格

五曰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主事察忘期會後

不能安貧非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道營求者

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衆之日

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

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

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

一曰尊幼輩行二

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

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

曰長者

謂長

於已十歲以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

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

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

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幙頭公

名紙用幙頭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

雨雪則尊長先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

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受謁不報歲

冬至具已名榜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弟報之

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弟代行凡敵者歲首

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凡尊者長

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

敵者燕見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

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

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無間

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

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

扶而答其半若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齒德殊絕則少者拜則跪

之拜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齒德殊絕則少者拜則跪

之坐則致謝訖揖而退主人命退更端則告退或主人

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太門乃上馬不

詐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
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
請就階上馬送行則主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
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
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
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曰凡遇尊長
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
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
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
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
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

皆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
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因辭遇
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
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
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
者則不必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
下可也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尊召他既來赴明日親往
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
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排
不類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若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
夫以上今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錢皆以專召者為
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
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太盃於其上
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
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
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
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
與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替者遂拜主人答
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

人乃獻客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
儀上客之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
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
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下處拜揖如禮有飲食
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
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
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
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

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三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

厚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

營幹曰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

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

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

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以

白生紗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

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交不哭亦變而哭之歸禮

用錢帛衆議及奠又相率致賵俟引則素服而其數如喪禮及奠又相率致賵俟引則素服而

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輸事及卒哭及小祥及木

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

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

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至

親篤友過墓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

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

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

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曰水火小則遣

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

爲之助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四曰

出募賞關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關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關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關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死喪關人則助其幹辦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

區處隨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
婚姻貧者協力齊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
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六曰誣枉有
亦防察約束之無令咎之於不義
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
言之有方客可以收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
所者衆共亡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
以財濟之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
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
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
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
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
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

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
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
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
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
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
之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
若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
率錢具食飯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二行麵
會自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
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別擇一寬闊處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
之長者跪而答其

半稍長者俟其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

俯伏而答之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

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

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

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約正與齒最西向南下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

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

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

餘人升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

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下長

者西向南下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

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下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

稍長者不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

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

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

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

禮者拜於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
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
者之西南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
向東上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
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
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
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
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
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至哺乃退
及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
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

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
二著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
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
自然開闊去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
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
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
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讀書且模得心路直
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

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箇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偏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

是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為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問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諸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安排與他

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且就迹上言議人之失且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其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高之使其

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由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則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二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不起便